

大卫·阿尔蒙德作品集

THE TIGHTROPE WALKERS

走钢丝的人

〔英〕 大卫·阿尔蒙德 著 徐如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大卫·阿尔蒙德作品集

THE TIGHTROPE WALKERS

走钢丝的人

〔英〕 大卫·阿尔蒙德 著 徐如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587

The Tightrope Walkers

Copyright © David Almond,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Tightrope Walkers is publish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钢丝的人/(英)大卫·阿尔蒙德著;徐如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大卫·阿尔蒙德作品集)

ISBN 978-7-02-012300-1

I. ①走… II. ①大… ②徐…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9580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尚 飞 汤 森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00-1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出生在泰恩河^①畔的一间小破屋里，当时，很多人都住在那里。小破屋在楼上，有三间房，周围是排屋群，我爸爸也出生在那里，就在辛普森船厂的上游。大老鼠鬼鬼祟祟地在地板缝里探头探脑，小耗子在墙缝里飞蹿。墙上打个钉子，钉子上挂个罩子，我们就在里面洗澡；上厕所得爬下陡峭的楼梯，跑到外面去。河水拍打着河岸，一退潮，便飘出阵阵恶臭。船厂里，引擎在呼啸，起重机在轰鸣，铆工和捻船缝的工人在敲敲打打。每次轮班，汽笛就会发出尖锐的嘶吼。还有海鸥的鸣叫声，孩子的欢笑声，犬吠声，家长的训斥声。

一切仿佛陈词滥调，一切又如此真实。

我记事时，原来的贫民窟不见了，我们搬上山，住进了刷着小卵石灰浆的小区，那里原来是小镇上方的一片荒野。

听人说，我们搬过来时就跟逃难似的。我们是从摇摇欲坠的排屋过来的，那里只有狭小的院子；我们是从河边的窝棚破屋过来的；我们是从废弃矿井旁那残败不堪的村舍过来的。

到了新地方，房子还没全造好。地上的一道道小沟里还没安上水管和电缆。地上的白色标示画出了要铺成马路和人行道的地方。花园的围墙和门柱造到一半。爸爸们有的用绳子把家具绑在自己背

① 泰恩河是一条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河流。——全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上，有的把家具堆上了手推车。妈妈们吃力地托着床单和毯子。曾被用来运煤的小马驹驮着我们的家什，德国牧羊犬拉着放满盒子和袋子的货板。我们有什么可带的呢？几件家具，几套常穿的衣服，就算挂在狭小的衣柜里也空落落的。还有人牵着家养的动物，或是把它们装进盒子、篮子里：有小鸡，还有蒙眼貂，它们以后会在新房的后院里安家。还有小马、鸽子、兔子和狗。

抵达新家那年，我正好一岁。爸爸把我装进木盒，拎着我到了新家。后来，木盒成了我的摇篮，三岁之前，我一直睡在里面。

我们在那里安家落户，随着我一点点长大，男人们也逐渐填平了地上的沟沟坎坎。街道上铺好了路缘石和铺路石，路边竖起了电线杆和路灯。有些男人的脸庞被晒得通红，衣服上满是烧焦的洞眼，他们操纵着滚烫的马达、火盆和轧路机。他们用巨大的黑扫帚和黑铲子，给道路铺上柏油和沥青。有些男人穿着雪白的连身裤，他们给门框和窗框上了漆。还有些男人穿着褐色的衣服，戴着软塌塌的绿色帽子，他们站在贴墙的手架上，为我们的房子刷上了小卵石灰浆。

“这才叫艺术家。”妈妈喃喃道，我们站在堆满碎石的院子里，看他们忙来忙去。当时的我正蹒跚学步，这些画面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刷墙的工人先在墙下铺好柏油帆布。接着，他们拎来几桶调好的灰泥，把它们抹到墙上。然后，打开一麻袋一麻袋的小石子，将泥抹子伸进去，手一挥，石子便嵌进了灰泥。泥抹子铮铮的声响，舀石子发出的啪嗒声，石子扑向墙面发出的声响，石子落到柏油帆

布上的声音，一切都美妙极了。他们上浆、舀石子、铺墙，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石子没了就再去搬，一遍又一遍，这面墙铺好了，他们再去铺别的墙。

他们忙个不停，时不时冲我眨眨眼，对自己的杰作颇为自豪。

我记得其中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捏了捏我的脸颊。

他说：“小子，你觉得我们这活儿干得怎么样？”

“他觉得你们干得漂亮极了，”妈妈回答道，“对吧，儿子？”

“对。”我记得自己回答得很轻，还把脸埋进了妈妈的裙摆。

小时候，我喜欢把手掌按在墙上，感受那尖尖刺刺的触感，直到手掌微微发疼，我才肯抬起手，仔细研究小卵石在我掌上留下的痕迹，痕迹慢慢淡去，我便再把手掌按到墙上。我会用指尖轻轻触碰每颗小石子光滑的表面。长方形的墙面好看极了，墙脚处向外微张，房子的地坪高出地面三英寸，这样是为了防潮。

最后，地上的裂缝填平了，马路铺好了，垃圾堆处理掉了，工人们撤走了，我们住了下来，一切看上去无比精致，无比完美，无比摩登，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片崭新明亮的世界里一起生长。

这里也是故事开始的地方，有我，有荷莉·斯特劳德，还有文森特·麦克阿林顿。岁月模糊了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却又让它们无比清晰，所有的一切都静静地发生在蓝天和河流之间。

目 录



第一部 小卵石灰浆	1
第二部 面具	93
第三部 图勒	233

第一部
小卵石灰浆



第一章

我在五岁时第一次知道了麦克阿林顿的名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和荷莉一起玩耍。荷莉住在窄街对面，她家的房子和我家的一模一样。我俩正在公园的墙上走路。她的爸爸，比尔·斯特劳德就在一旁护着，生怕我们跌下去。

荷莉抬高膝盖，跳起了舞，她展开双臂，仿佛振翅欲飞的鸟儿。我在后面紧跟着她，却走得战战兢兢。

公园的两根门柱间有两英尺的空隙，荷莉走到那里时，比尔一把托起女儿，荷莉的身影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度，随后稳稳地落回墙上。

荷莉朝他鞠躬致意，然后又朝小区，朝天空致意。

两个孩子踩着沉甸甸的自制高跷，缓慢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一群小姑娘正在玩医生病人的游戏，一只只橘色的药箱紧贴花园的墙根排列着。

“该你了，小多。”荷莉说道。

在比尔的帮助下，我踏上了门柱。耳边满是男孩们的咆哮，他们定是在高地上踢球。

“腰挺直，”荷莉说，“脚尖绷直，头抬高。”

比尔的大手轻压我的后背，示意我挺胸抬头。

“就像跳舞那样，小多！”荷莉大喊，“就这样，再挺起来

点儿!”

她转身朝向自己的小屋。小屋一楼的窗户半开半掩，深色的窗帘随风轻拂。

“妈!”她喊道，“妈，我在和多米尼克·霍尔玩!”

“好极了!”窗内传来了她母亲的声音。

“妈，他走得可好了!”

“棒极了!”

斯特劳德太太唱了起来：

哦，那双翅膀，白鸽的那双翅膀……^①

比尔把我高举到半空，稳稳地托着我晃来晃去。一群男孩跑过，吵嚷着要出征炸掉柏林。小马驹发出了嘶鸣，公鸡喔喔啼叫。我张开双臂，想象自己飘飘欲仙。

紧接着，那块石头出现了，它凌厉地打着旋，击中了我的眉骨。我跌到地上，比尔让我躺平，用手帕轻轻按擦我头上的鲜血。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文森特·麦克阿林顿!”荷莉咆哮道。

“多米尼克。”我朝比尔轻声低喃。

“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荷莉吼道。

文森特站在街道的另一头，他们家刚搬过来没几天。文森特长得十分粗壮，一头黑发，浑身脏兮兮的。他举起双手，一脸愧疚。

“我不是故意的!”他大喊，“我没想砸他!”

① 该句来自基督教颂歌《聆听我的祷告》。

“回家去。”比尔厉声呵斥。

荷莉正要冲过去，却被比尔一把拦住。

“随他去，”比尔说，“不过是个疯头疯脑的流浪汉。”

我的血把他雪白的手帕染红了，他把手伸到我眼前。

“这是几？”

“三。”

“现在是几月份？”

“三月。”

“好孩子，躺好别动。”

周围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他撞破脑袋了。”“他眼珠子掉出来了吗？”“真可惜，他眼珠子居然没掉出来。”后来，我妈妈也来了，她伸手搂住我。

“报警让条子来抓你！”有人吼道。

“赶紧从这儿滚出去，小崽子！”

“这又是几？”比尔问我。

“二。”

妈妈把我搂进怀里，我轻声抽泣。

“哄哄他，”比尔说，“给他贴片膏药，再给他泡壶好茶。”

他戳了戳我的眉骨。

“没事儿的，小家伙。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后来，我爸爸背着双肩工具包，穿着黑色的工装走了过来。

“是新来的孩子弄的，霍尔先生。”某个孩子告状道。

“就是几天前搬来的那个家伙。”

“是文森特·麦克阿林顿，霍尔先生。”

“他扔石头砸的，”比尔说，“那个小家伙。”

“还行吗？”爸爸问我。

“还行，爸爸。”

“你就没干点儿什么？”爸爸对比尔说。

“还没，”比尔说，“他被……”

爸爸把我从妈妈的怀里抱了下来，让我自己站好。他从比尔手里拿过手帕，紧紧按在我的伤口上。爸爸领着我穿过街道，他身上带着船厂独有的味道，有机油，有润滑剂，有河流，有尘土。他狠狠吸了口烟。

“你干了什么？”他说。

“就是玩，爸爸。”

“和斯特劳德家的小姐？”

“对。”

“玩什么？”

“在墙上走路，爸爸。”

“走路走墙上去了？”

我们来到位于小区低处的一栋房子前。房子的右边有一条通向小区外的石子路。围栏里，两只狗发出了警告般的低吼。屋子的后门是开着的，壁炉正烧着火。

“那小崽子哪儿去了！”爸爸喝道。

麦克阿林顿太太走到门前。她拿起抹布擦了擦手，点了根香烟，猛吸一口。

“瞧他干的好事！”爸爸恶狠狠地说。

我揭开头上的手帕。

麦克阿林顿太太走到围栏前，低头看了我一眼。她大喝一声，止住了身边的犬吠。屋里传来了孩子的嚎哭，她又是一声大喝，叫他们闭嘴。

“文森特干的？”她问道。

“如果你儿子是叫文森特，那就没错。”爸爸说。

我能闻到麦克阿林顿太太身上的汗味，我能看到她发丝里的油渍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疼吗？”她问我。

我忍住眼泪，点点头。很疼。鲜血顺着额头流进了我的眼睛里。

“那小子太混账了！”她说。

“叫他出来。”

“文森特！”麦克阿林顿太太朝屋里大喊。

“什么叫！”她对两只狗吼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她对我爸爸说，“要是我身边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经常抽他一顿，他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

“叫他出来，我现在就抽他一顿，”爸爸说，“起码叫这小崽子吓得屁滚尿流。”

“够呛，”她又喊了两声，“文森特！文森特！”

麦克阿林顿太太倾身过来，巨大的乳房在她宽松的黑衬衫里晃来晃去。

“要不要给你倒杯热乎乎的牛奶，小家伙？”她问道。

“不要！”我倒抽了一口气。

她慈爱地望着我，用指尖擦拭着我颊上的血迹，又在自己的裙子上揩了揩。

“你怎么把孩子教得这么乖？”她问道。

爸爸甩手扔掉烟蒂。麦克阿林顿太太又递给他一根，紧接着，两人都无声地抽着烟，看着自己嘴里吐出的烟圈飘向蓝天。

“文森特！”麦克阿林顿太太吼道。

最后，文森特终于出现了，他站在门口，没有出屋。

“就是手滑了一下，”他说，“我没想砸他。”

“下次可别再给老娘手滑了”，麦克阿林顿太太说，“给我过来，给这孩子道歉。”

“那蠢货在，我就不道歉。”

爸爸发出了低沉的吼声。

“给我过来！”他咆哮道，“再不过来，我就揍死你！”

文森特懒洋洋地迈开步子。他顺手拽着其中一只狗的狗圈，把它拖到身边。

“瞧见你干的破事了吗？”他妈妈教训道。

“瞧见了。”

“你看他流了这么多血，”她说，“他还这么小。你不去照顾他，反而拿石头扔他。”

“我没想扔他！”

“给我道歉。”

他双肩下沉，双唇微张，两眼盯着地面。

“对不起。”

爸爸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拽了过来。那女人把低吠不止的狗踹跑了。爸爸单手把文森特拎了起来，他的脚尖抵着地面。

“道歉的时候走点儿心。”爸爸说。

“我没不走心，我真的很抱歉。小子，你叫什么？”

爸爸用手肘戳了戳我。

“你自个儿回答，告诉他你的名字。”

我注视着文森特的眼睛，随后低下了头。

“多米尼克。”我说。

“我真的真的很抱歉，多米尼克。”

“真心的？”爸爸问。

“当然！真心的！真的！”

“就是说，这种事儿不会发生第二次了，没错吧？”

“不会了，先生。”

“要是再有第二次，我发誓，我一定打死你。你听得懂吧？”

“听得懂，先生！听得懂！”

“很好，”他一把甩开文森特，“滚回家去，帮你妈妈干点儿家务。”

“好的，先生。我立马就去。”

他扭头跑回了屋里。

最后，爸爸把手轻柔地按在我的肩头。

“瞧瞧你那模样，”他说，他碰了碰我脸上的泪水和血水，“你

得像打过仗的士兵一样，你得硬气点儿，明白吗？”

“他以后会明白的。”麦克阿林顿太太说。

“会吗？”爸爸说。

麦克阿林顿太太先耸了耸肩，又摇了摇头。

“孩子们呐！”她说。

我们穿过小区往回走。荷莉，比尔和妈妈还站在那里。斯特劳德太太仍唱着歌。

“那蠢货还在，”爸爸轻声说，“那个姓斯特劳德的家伙。他是个不肯参军的混球。你懂我的意思，对吧？”

“我懂，爸爸。”

“你可指不上他，是吧？你听楼上那疯子。”

破晓黎明，宛如上帝创造的第一缕晨——光——^①

“你听过这样的歌吗？”

“没有，爸爸。”

“肯定没有。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会在这儿住多久。这地方是给我们这种人住的，不是他们那种人。”

妈妈走过来，抱住了我。

“好些了吗？”她问道。

“好多了，妈妈。”

我把手帕摘了下来。

“脸上脏兮兮的，”她说，“可你瞧，血止住了。过几天，这儿

① 基督教诗歌《破晓黎明》的第一句，作者是英国诗人艾莉娜·法琼。